



1985年,我从内蒙古商都县调入集宁一中。迄今,在集宁工作生活整整四十年。四十年,于历史不过一瞬,于这座小城而言,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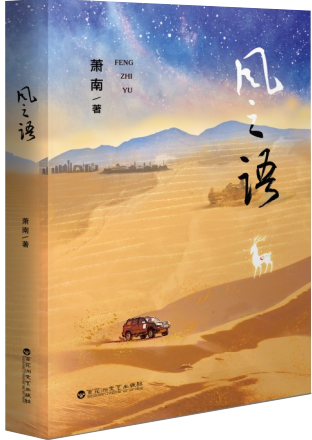
犹记当年集宁只有两条公交线路:一路,从桥西气象局到桥东肉厂;二路,从南站到苏集151油库。流动人员可夜宿的地方,只有车站对面的大北旅社,一马路的牧民招待所、盟委对面的辽源客棧、市委、市政府对面的红旗饭店、行署西侧的乌盟宾馆。除此之外,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几家车马大店了。

那时,集宁饭店和春华饭庄是这座山城餐饮业中亮丽的名片。整座城区灰不溜秋,几条土路似的街道,横竖交错。低矮的平房如棋子四处散落,炊烟袅袅自不必细说。可谓:马路不平,电灯不明;夏天街泥泞,冬季到处冰;遍地堆垃圾,树木特稀疏,更无喜鹊鸣,……商场,屈指可数;工厂若干,其中肉联厂和绒毛厂是现代化水平最

在丝绸之路的褶皱里，书写文明的九色光

——评萧南长篇小说《风之语》

●孙永斌



当车轮碾过欧亚大陆的经纬,风从长安吹向地中海,文明的密码早已浸入每一粒砂砾。萧南的《风之语》,以33万字的浩瀚篇幅,将“一带一路”的宏大叙事凝练成一场诗性的灵魂远征。这部小说既是文学与哲思、寓言的交响,也是成人精神困局与孩童纯真视角的对话,更是一曲穿越历史烟尘、叩问文化根脉的壮阔长调。翻开此书,仿佛打开一卷用驼铃、星图和九色鹿蹄印写就的东方《奥德赛》。

小说以一场看似偶然的旅程为引,撕开现代人精神荒原的裂缝。家世显赫却陷入精神苦恼的顾之风,带着挚友五岁的女儿安琪,驾驶越野车从广州出发,沿“一带一路”脉络向西北疾驰。这场横跨山川的跋涉,实则是文明基因的溯源之旅。作家以惊人的想象力,将“一带一路”的抽象命题具象为可触摸的文化肌理。九色鹿不再仅是敦煌壁画中的祥瑞,而是化作串联中西方文明的隐喻。小说最精妙处,在于用儿童视角解构文明的厚重命题。五岁的安琪像一面澄澈的棱镜,将成人世界的纷争折射为童话语言。

作为鲁迅文学院走出的作家,萧南的写作兼具草原的苍茫与江南的灵秀。他写城市,“汽车,无以计数的钢铁甲虫,爬满城市的道路。他不禁联想起《风之谷》里腐海森林的巨型昆虫。甲虫,变成甲虫的萨姆沙。城市人的孤独。卡夫卡的恐惧”;写西安,“长安,丝绸之路的起点。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。秦岭、兵马俑、钟鼓楼、大雁塔、华清池、碑林、大明宫……这些古迹,或许没有秦腔、皮影戏、木偶戏、羊肉泡馍、腊羊肉、锅盔,更能使人感受这座城市的鲜活。一种是历史,一种是生活”;写敦煌,“那片连通中西方文明的土地,犹如一位翩翩跳起胡旋舞的美丽女子,舞姿宛如敦煌飞天般美妙。在琵琶、筚篥、羯鼓和哈雨声中,隐约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乡音”;写安琪眼中的九色鹿:“我梦到姐姐是只九色鹿。她的身体像天鹅一样白,从眼角到尾巴,像云彩般飘动着九朵卷云,云上面是渐变的彩虹般漂亮的颜色”……更值得称道的是对“一带一路”主题的艺术化处理,这种将历史纵深与时代命题熔铸的笔力,让小小说超越传统主旋律写作的桎梏,升华为一部关于文明记忆与未来想象的启示录。

继入选中国作协网络中心重点扶持项目的《天使国》之后,萧南再度以《风之语》展现其驾驭宏大题材的野心,从《天使国》到《风之语》,草原作家正在开启心的文学远征。这位来自内蒙古的作家,似乎天生懂得如何让文字在辽阔中生长——无论是草原上的风滚草,还是丝路上的九色鹿,都成为他勘探人性与文明的载体。

《风之语》是一部拒绝被定义的小说。它可以是公路冒险故事,用爆胎、歹徒、失踪营造类型文学的快感;也可以是文化寓言,让九色鹿、飞天壁画、史诗残卷构建符号迷宫;更是一面映照时代的棱镜,将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战略折射为无数个体的悲欢。当顾之风最终将企业战略转向中亚新能源项目时,当安琪用蜡笔在新校舍墙上画出带翅膀的九色鹿时,我们忽然懂得:所谓文明互鉴,从来不是宏大的外交辞令,而是具体的人,在具体的路上,捡起具体的星光。

此刻合上书页,或许你会听见风声——那风从玉门关外吹来,途经威尼斯水巷、德黑兰巴扎、科伦坡港口,最终停在你的窗台,轻轻掀动书签上那片夹着沙粒的干枯紫苜蓿。



●高宽

如今,站在老虎山巅,俯瞰这座约有43万人口“森林城市”的集宁城池,风从蒙古高原奔袭而来,掠过城市的楼宇,带着钢筋铁骨与混凝土的气息,裹挟着远处草原上的清香。连片的高楼,矗立在无尽的绿色之中。尤其是新区,宽阔的马路上车流穿梭,随处可见的玻璃幕墙与不同颜色的高楼外景反射着草原的阳光,彰显着乌兰察布市府所在地——集宁区的繁华景象。

集宁区现有公交线路42条(市区28条、郊区6条、旅游专线1条、定制公交5条、滑雪专线2条),站点设置多,市民出行方便。各类教育、医疗和养老机构,软硬件设施齐全,位置星罗棋布。商店、药店、诊所、修理铺、饭店、酒店……一个挨一个,“十五分钟生活圈”,名副其实。绕城高速,立交桥,上下道分隔,机动车与人行道分设,早成现实。高铁站、飞机场,建成并投入运营多年。科技企业、数字化赋能、云计算技术、落地山城。网络速度、快递驿站、外卖服务……群众生活的满意度很高。

那些曾经在工厂、商店做工的下岗工人与从商人员,他们的子孙或许正在某个写字楼里拨弄鼠标、敲击键盘、鼓捣智能手机,或驾驶着自家的货车、轿车奔驰在南来北往的高速公路上,放飞理想。

集宁南站和乌兰察布高铁站,每天人群熙攘。这座连接京包、通往东北、穿越蒙俄欧的枢纽城市,高铁只需90分钟便可抵达北京。集宁目前有直达巴彦淖尔、重庆、郑州、广州、石家庄和杭州的飞机。许多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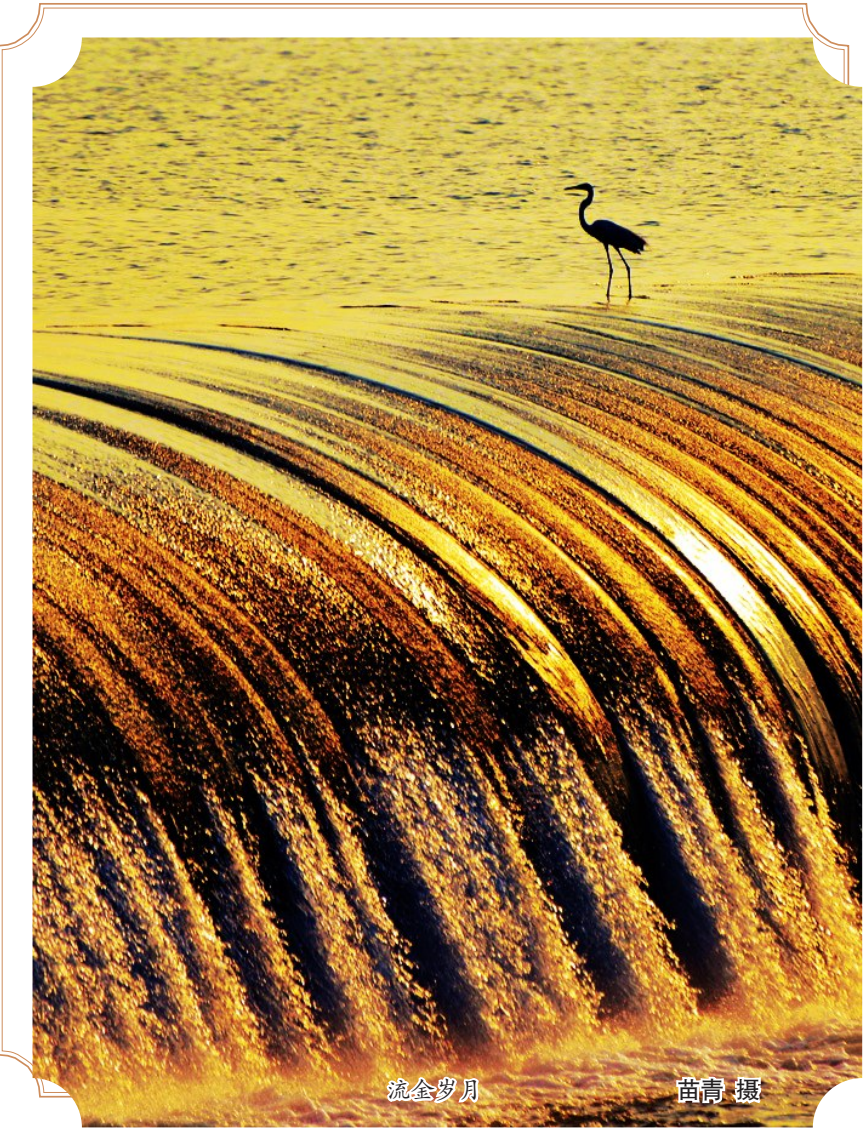
轻人,他们从这里出发,奔向更广阔的天地,去实现梦想。

每天,迎着朝阳,各大公园都有晨练的人群:健步练身的,舞剑打拳的,跳舞唱歌的,踢毽跑步的,打球跳绳的,遛鸟逗孙的,执笔地书的,沐浴晨光的……夜色降临,广场上响起音乐,穿着时髦的妇女们,舞步轻盈,踏着电子乐的节奏,放飞自我,享受着幸福。围观者中,有说蒙古语的牧民之后,也有讲普通话的上班族,还有带着南方口音的商人。这座城市的包容,正如它所处的地理位置——既是草原的延伸,又是中原的门户。

四十年前,谁能想到这座边陲小城会有今日的光景?当初如我一样的普通工薪人员、平头百姓们,可曾想过自己会在超市里选购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品?那些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孩子,可曾料到今天的教室里会亮起智能屏幕?更没有想到:一部手机通天下,坐家里购世界;不用现金,完成各种交易;躺在被窝里看电影、观舞台剧,万里之遥视频通话……

集宁的变化,是中国万千城镇变迁的缩影。她没有沿海城市的炫目,却有着自己坚实的前进步伐;她保留着草原的豪迈,又吸纳了现代的文明成果。

这座山城仍在继续书写新的篇章。当明天的太阳升起,她的楼宇将投下新的影子,她的街道将迎来更加靓丽的面孔,而她的歌声,将永远回荡在草原与群山之间。



向着晨光起航

●孙金梅

在时光的站台,我们都是旅人
背着梦想的行囊,踏上未知的旅程
脚步匆匆,向着远方的召唤
那是希望的方向,是光的来处
或许会有迷雾,遮蔽前行的视线
或许会有荆棘,刺痛稚嫩的双脚
可心中的火焰,从不曾熄灭
每一次跌倒,都是成长的勋章
把勇气别在胸口,把坚持刻进脊梁
用汗水浇灌荒芜,用信念书写篇章
在风雨中奔跑,在阳光下欢笑
这一路的风景,都是生命的馈赠
不必害怕黑暗,黎明总会到来
不必担忧疲惫,星辰会为你守望
向着晨光,起航,永不言败
让青春在拼搏中绽放最耀眼的光彩

七绝·乙巳小满

●韩军

犁牛遍地柳垂丝,
陌上青青蜂蝶迟。
落尽桃花春欲老,
埧瓜点豆正当时。

七律·心期

●冀玉娥

春明动色百花姿,
日暖增晖万木奇。
到处风流多好景,
生来故事有新诗。
清香自起桃红秀,
绝艳无端草绿慈。
远道含情成志业,
他乡送意报心期。

在对跖点之间找到自己

●黄莹

有人问:“人为什么向往远方?”答案也许千人千面,但最终落脚点,总是在寻找一个更宽广的自己。可当你踏上远方的旅途时,你会发现,故乡那片土地从未真正远去。

在我们每个人心中,都藏着一个“对跖点”——一个我们不曾企及,却始终牵引我们目光的地方。它可能是梦想的彼岸,也可能是记忆中的家园,而真正的意义,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自我。

我的故乡是一片绿水青山。田野里的麦浪随风起伏,老树下的影子连着我和小伙伴的笑声。小时候的生活很简单,简单得让人觉得单调,却又因为单纯的快乐而无比真实。

长大后,我离开了故乡,奔向灯火通明的城市。地铁穿梭、车水马龙,快节奏的生活取代了家乡的缓慢时光。初到城市时,心中充满了兴奋与期待。远方,是年轻时最迷人的召唤——它代表着自由、梦想和无限的可能。

可是每当深夜独自窗前,繁华喧嚣退去,耳边却响起故乡的溪水声。我常常问自己:“远方带来了什么?故乡又失去了什么?”记忆中的村庄在现实里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影子,而那些我们以为再也不重要的东西,却在内心深处悄然生根。

有一次,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。原本以为自己能重温旧日时光,谁知踏入村口的瞬间,恍如隔世。熟悉的老房子已经拆迁,田间地头的欢笑被冷清街道取代。老榆树还在那里,但树下再没有围坐的人群。

我想起儿时常和爷爷坐在树下听故事,那些民间的传说、老一辈的智慧,伴随着树影,成了最初的记忆符号。如今,记忆里的榆树与眼前的榆树,仿佛隔着时间的河流对视,而我站在这河流中间,不知如何靠岸。

这种对比,是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经历的对跖点——过去与未来,故乡与远方的冲突。

对跖点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,更是心理上的纠葛。当我们站在现实的洪流中,遥望过去的故乡时,常会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孤独。

在城市打拼多年,我也曾陷入这样的困境。远方没有归属感,而故乡又不再熟悉,仿佛自己飘浮在生活的空隙里。朋友劝我:“与其追问归属感,不如学会接纳自己。”

于是,我开始尝试让自己慢下来,放下对远方的执念,接纳故乡的改变。渐渐地,我发现,对跖点并不是要达到某个极端的终点,而是在故乡和远方之间,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每次在故乡的山水间漫步,我都会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源;而在城市中忙碌,我又能发现自己的潜力。正是这种两者之间的来回,让我的人生更加完整。

无论走多远,故乡的根始终埋心底,而远方则赋予了生命新的高度。它们看似对立,却共同塑造了我们。

故乡变了,但那是时间的必然;远方迷人,却也不再是最初的想象。学会在故乡的变化中找到新的美,在远方的陌生中找到归属感,是我们一生的课题。

曾经,我以为自己要站在某个终点,才算找到人生的意义。后来才明白,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终点,而在于旅途。

故乡是我们的起点,给了我们一颗柔软的心;远方是我们的梦想,给了我们无尽的可能。而在故乡与远方的对跖点之间,我们找到了真实的自己。

正如作家沈从文所言:“我心中毫无渣滓,透明烛照,对万汇百物,皆那么爱着,十分温暖地爱着!”当我们学会爱自己的故乡,珍视自己的远方,才会发现,无论走多远,心中始终有一个地方,温柔地接纳我们。

远方是信仰,故乡是归宿,而真正的幸福,是学会与自己和解。无论人生的旅途如何曲折,无论对跖点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,我们终将发现,归宿与信仰,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渴望。

走过千山万水,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对跖点,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,成为更辽阔的自己。